

回归线

Another end of Terra

2023/18

Vol.18

结束.



本期封面画师
ZMG

泰拉Terra
通讯枢纽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卷首语

◎ 广英和荣耀

学者本不该是一种生长于实验室或办公室的职业，田野调查才能帮助我们更加接近，并了解学术和世界现实的联系。因此，前些日子，我从加沙地区返回。哪怕是提前做过功课，有过心理辅导和建设，我仍然因那片土地和地上之人由衷的可怖，埋下深深的心理阴影。缺水下的疯狂，人们步行穿过交战区前往以方控制区上班时面部的麻木，会开枪会爆炸的小孩无声间便震耳欲聋……我那时便想，一群人类怎可以如此的仇恨并尽一切手段毁灭另一群人类？一个地区，怎可以如此的没有希望，一眼便能望到结束的结束？

而当写这篇卷首语的时候，笔者正处于美国鹈鹕州侯马市至獾州的途中。在路易斯安纳沼泽沿区，我见到了另一种毁灭和结束的集合——吸食毒品，无穷无止的腐败和没有底色没有下限的性交易。我亲眼见到为母亲亦为性工作者的女人拿着注射器，带嫖客进入汽车旅馆，全然不顾旅馆房间内沙发上的孩子……这是一种望不到结束的结束，只知未来灰暗，全不知未来会怎样如沼泽吞噬人生。

在加沙的两堵石墙间，有一位老师在教孩童识字。很不幸我只见过他一面，之后我再也没有在那两堵石墙间见到他，于是原本计划的同为师者的交流也不了了之。很不幸也很幸运的，他是盼着新生的，即使自己的结束才能作为新生花朵的土壤，也许这朵朵花将摧将折。

本月的主题是“结束”，一个集合了死亡，末端，直知，告别的终点之词汇。原本还想说些关乎方舟的场面话，但没能说出来，唉。还记得源石尘行动中的一句台词，“天哪没有矿石病的地方是什么好地方？”并不是的，结束只是换着方式陪伴世界和时间，如影随形。

欢迎阅读《回归线》本杂志的全体编绘人员意在探寻二创的“回归线”，表达作者的“意志”，满足读者的“趣味”——让我们来看看悲剧吧，或是自我毁灭的悲剧，或是他人之告别的悲剧，顺便寻找寻找，这悲剧或并不悲剧的结束之土壤，白白的骨缝间，能否开出新生的花。



目录

3	卷首语	广英和荣耀
6	道别是一件难事	临白衣 Profond
9	沙之书	阿尔呢呢
14	一场位于罗德岛的葬礼	鲍伊岚
19	最后一课	阿尔呢呢
26	只是某个午后的后日谈	疯逐龙蛟
39	漫画	希索
40	干员秘闻	
42	征稿启事	



— 主 办 —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回归线》编辑部

— 编 辑 部 —

主 编 广英
执行主编 伪学霸马克
责任编辑 黑子
美术总监 Relvr 霜弦
编 辑 霜弦 黑子 瑶濯
美术编辑 黑泥型芙芙
排 版 粥铺 陈祚 R3tr0
Mirror
网站维护 武乙凌薇 伪学霸马克
R3tr0

— 联系我们 —

TCA_doc@163.com

本期禁止印刷
仅供内部交流，禁止出售

本作品是游戏爱好者根据《明日方舟》二次创作而成。使用的游戏图片、文本原文版权属于上海鹰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作品基于《鹰角网络游戏使用许可及服务协议》使用上述素材。

除非另有声明，本作品其他内容由作者和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保留所有权利，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摘编。

道别是一件难事

© 临白衣Profond

Artist
一般通过超自然理

责编
广英和荣耀

罗德岛的温室里，
有大片的玫瑰花正在安然绽放。
在她第二次看见窗外一闪而过的野玫瑰时，
她想起将他的手，放在剪刀上的那隻手。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从梦中醒来，火车仍旧沉默地穿梭于山间，和她昏沉沉闭眼的时候相比，光线暗了一些。

她头也不动地瞥了一眼窗外的景色，山间似有玫瑰，她想起自己的花和种子。

“锹子……锹子……？”

玛格达尔对很多事的反应都不太机敏，她像山上的野玫瑰，美丽却遥远地注视着山下的一切。

连日以来她忙着和自救军的队伍一起建设医疗观测站，救治幸存下来的镇民。现在坐在离开维多利亚的火车上，她终于有时间回过头思考那个血色烟火时刻，萨卡兹军官没有宣之于口的意思。

其实“锹子”是个还挺好的萨卡兹，起码对她是这样。布伦特伍德镇在“仪式”开始之前没有发生像……推进之王她们说的那些暴乱，也许真的多亏了他被其他萨卡兹诟病的“软弱”。

萨卡兹里好像有很多人喜欢花。

玫瑰的花瓣上带刺，会扎破手指，会流血，可是那个时候他丝毫没有在意自己的手指在流血。

所以她摘下玫瑰的时候会剪断花枝，这样不会伤手。无论花瓣上的刺再怎么尖锐，花枝都能轻易被掐断。

她在镇上忙碌的日子里，见到了很多的萨卡兹，不同身份，来自不同地方，分属不同阵营，但是只要听说她曾经是园丁，都会询问是否还有花朵幸存。而当他们知晓温室被改建成医疗站的时候，又会纷纷露出惋惜的神情。

她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萨卡兹会对脆弱的花朵情有独钟。她也没想明白为什么“锹子”让她担任在战时仿佛非常多余的“园丁”。

他最后死在自己手里。玛格达尔知道，如果他想阻拦，自己根本逃不出那间温室，可他还是放走了我。

Le Silence de la Mer



他把命送到我手上，根本不想……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反抗。

镇民们被他们支使着，没日没夜地修建工程，而我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袖手旁观，因为我和芙蕾达一样，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奴役，袖手旁观、逆来顺受意味着更长时间的存活——这是从小生活在这个安静的小镇的懦弱的我们所能做出的，最好的选择。

选择不再袖手旁观，不再逆来顺受，是她们的突如其来的本能。

“锹子”说，这场战争是他们的“殿下”决定的，他和她，在这场战争里，都只是一粒沙。

死在哪里都有可能的，一粒被风吹起的沙。

他终日死气沉沉的眼眸，在死前进发出了火光。

玛格达尔彼时没有时间也不敢去想，他到底在渴求什么。

一开始，或许是因为他爱花，所以留下了拥有这间温室的我。

这些日子里，她被急性感染，她成为了罗德岛的医疗干员，她为其他人做心理疏导，她作为自救军东奔西走。她打过交道的人比她过去的生命中见过的人还多，许多事态和情感不由分说钻进了她的内心，使她慢慢理解了远在天边的灾难，和近在眼前的苦厄。

萨卡兹和其他任何种族都一样，有好人有坏人，只是这个民族所遭受的一切，令良知尚存的人难以保有这份善意对待所有，令懵懂无知的人天然染上了鲜血和罪恶。

玛格达尔不知道这是谁的错。

她其实已经明白“锹子”对自己怀有什么样的情感，复杂的，不能被言说的，没有结果的，令他在漫长战争中有了点期盼的情感。

而这份微弱情感的对象是一个有些迟钝的安静的姑娘，省掉了许多心痛的麻烦。

只是他们的道别太过仓促，太过残忍。玛格达尔从他渐渐涣散的瞳孔中，看到了解脱和希望。

其实他本来想和自己一起死的吧。可他一定也想到了，从来没有理解过萨卡兹的玛格达尔，深爱着自己的家园和镇民们的玛格达尔，绝不可能在知晓真相以后默默接受。最安静的人往往最先开始反抗。

这片大地上已经满是焦土，如他一般逃不出战争劫数的人们……或许都欠下了一个正式的道别。

她带走了那只挂钟。

她知道哪怕他活下来，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很难消弭。罗德岛的温室里，有大片的玫瑰花正在安然绽放。在她第二次看见窗外一闪而过的野玫瑰时，她想起将她的手放在剪刀上的那只手。

但是老博尔赫斯撒了谎。也许他想的是，将叶子藏在九十万片相同的树叶中，不如藏在政法和税收这片无人问津的枯叶堆中——对吧？我轻轻的，小心的试图翻过一页——实际上我可能一次翻过了三四页甚至更多。映入我眼帘的又是一个数字：

142,258

页码不会倒退。

我坐在了图书馆的地上，背靠着书架，得到宝物的欣喜将不安惶恐的种子压在千壑之下。我想到了老博尔赫斯瞪大那双已经失去光泽的眼睛对我们说的话：

“那是不属于泰拉的知识！只有巨兽才会用铜铃一样的眼睛注视，用爪牙拨动这本书！永远——永远不要接触他！”

这警告在怪异的知识面前是多么苍白无力啊！为了追求超出凡俗的知识，有什么是不可抛弃的呢？我匆匆将这本书包进了油纸，离开了图书馆。如果这本书的万千奇妙只有非人的巨兽可以领悟并为之陶醉，那么就让我超脱泰拉凡人吧。

大抵就是这样。我没有和任何人说，包括年迈的老博尔赫斯。等我回过神的时候，我已经回到了佣兵团，并在一个无人的角落翻开它了——这次书的两页是并在一起，模模糊糊的不可名状的公式漂浮在书页之上——这是什么？

我试图抄下这个公式。这时候，风吹了过来，将书页翻过了好几页。我咒骂着抱起书，挪了个地儿。

我向佣兵团请了假，疯狂翻阅这本书。这本书为我带来睿智，使我收益良多。我灵活运用着那些从书上学到的模糊不清的知识，画出了不少设计图和素描，比如说一种有五条可伸缩金属管的长方体小铜盒，或是在纸上描绘的长着眼睛的赤色星球之类。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用途和意义，但我仍然乐此不疲。

我的睡眠越来越少，人却越来越兴奋。我感觉我的精神在向着非人的地步前进，超脱这片大地的历史，迈向更深远的深处——无妨，无妨……

一天的晚上，我照例翻开了这本书。就在这时——

“嘿”

隔着房间玻璃，我看见了他。这是一个身材瘦高纤细，披着奇怪兜帽衣服的男子。他穿着连带兜帽的衣服，整个人被笼罩其中。

“请打开窗户，谢谢。”他对我笑。于是我打开了窗户。

天突然下起了雨，接着一道雷电劈过，所有的一切似乎都不真实了起来。

“怎么了先生？”我突然有点惶恐不安，

“抱歉打扰您了，这是送给您的，这是一份礼物。”他继续对我笑，而我顺着他的眼眸——我看到了放在桌板上的那本沙之书……

那本书不知何时翻在了第一页，第一页！

雨下大了起来。

大风吹来，无限的书页嘲笑着我，自己涌起又落下，翻动了起来，一页，一页。我看到了页码：

2, 3, 4, 5, 6……

此刻，规律似乎成为了最不规律。

“你认为摸清楚了所有的本质吗？所谓的规律？无限的？随机的？”他大声的，嘲笑的对着我大喊，却又仿佛在痛哭，“本质，本质！点，线，面！西普里亚诺，路德，还有该死的印度斯坦！斯蒂文森，休谟，罗比！”暴雨模糊了他的身姿，什么都扭曲了起来，只有他的声音还在试图穿过玻璃。我一阵颤抖。

98, 99, 100, 101……

在他的声音中，我试图去注视那行页

码，那行应该随机而无限的页码。书本此时一页页的规律的翻页，翻页，似乎永不停歇。我试图用颤抖的手去触摸它，按住它以让它停下，但是它仍然从我的两个无力的手指头间滑了过去。我发疯的一般试图用手抓住这本书，然而被诅咒的页码仍然在流动——我抓住了纸页，数字却像流沙一样在书脊的一侧滑动：

324, 325, 326……

我看着该死的数字，突然没有来得爆发出一阵大笑。或许此刻我站在泰拉历史的长河的某个节点，可以直上直下——这里的脱出凡人的知识，本身对于泰拉人而言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于是的，它不应该被我，或者被任何人所理解。

窗外的兜帽人也在狂笑。

在交织的癫狂笑声中，我昏了过去。

……

等我醒来的时候，墙上的挂钟告诉我只过去了一刻钟。卡兹戴尔的空气清新，没有下过雷雨的迹象，更没有什么身材黝黑的人。那本书——沙之书放在那里。我颤抖的翻了翻它，它还是随机的，无限的。

现在，我已经对这本书的不可捉摸感

受到了抵触的不可捉摸而不是欣喜的不可捉摸：就像是人们不理解 1+1 的结果和过程一般。现在我已经像老博尔赫斯一样对这本书感到恐惧了——我会在夜晚不自主的颤抖着身子，低声喃喃……这本书和这片大地，必然有一个是虚假的编织好的谎言。不然，无序和有序又怎会如此对立和统一呢？

我将这本书藏了起来，恕我不能说地方——相比较于藏在无人问津的枯叶堆中，不如将叶子藏在九十万片相同的树叶中。就连那些设计稿和素描我都烧掉了。

我精神衰退，严重萎靡不振，最后还是从佣兵队中退伍离开。我感觉到，看那本书的时候我身体里孕育出来的人工巨兽此时还在我的身体里，用他的爪牙拨弄我的精神。我整个人都衰老了下来，失去了绝大多数的兴趣——因为我接触了一切烦恼的根源，诋毁和败坏现实的下流东西，一个诞生于现实之中的谎言。

我只知道了，一切在其中千真万确——相信自己的无知，谢谢。

■





一场位于罗德岛的葬礼

◎ 鲍伊岚

Artist
寒岁天

责编
广英和荣耀

是的，雨点循规蹈矩的淋湿这片土地的一切
它什么都不在意
只是从高空落在地表之上的万物上而已。

最后一位在急救室的干员也像之前被搬进来的干员一样，死了。他们总共在急救室躺了一个星期，医疗干员日复一日的看着他们。当阿米娅路过急救室的走廊，看向急救室半透明窗帘后微弱的灯光时，她会想起那些将死的和已死的人，已死的盖上白布，化为白烟，将死的如风中残烛，逐渐消逝。

以前，在阿米娅熟悉医疗部工作流程时，一些年纪大的人或重病的都会拿自己即将消逝的生命开玩笑，那时阿米娅还会可爱的劝说他们不要开这种玩笑，可现在她说不出多少安慰的话了。

葬礼这个词听着令人难受和诡异，使人像身处一片陌生怪异而又熟悉的环境中。这个词在阿米娅耳中听来像是处理一个不能杀死，但又不能让其出现在眼前的人，让她纠结又恐慌。

完成早间安排的工作，在食堂吃迟到的早饭，黑角刚和斑点完成外勤任务回到岛上。古米给阿米娅特地做了一碗多加肉的肉粥。坐下后，她听见黑角在说：

“俺以前还和他出完任务，下班后喝

过酒呢，他来罗德岛是为了给自己爹挣医药费啊……”

看来牺牲的那些干员里有黑角认识的人，他戴着面具，不住摇头，不想多说什么，但又想说什么。斑点也没有表现出不耐烦的意思，虽然有时候他嘴上不饶人，但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

“他是半路出家的，”黑角继续说，“但总是敢冲到前面去，所以，早晚的事吧……”

黑角吃完了早饭，但并没有要回宿舍休息的样子。斑点见状，于是说道：

“至少他的家人不会有事的，罗德岛会继续给他父亲治疗到最后的。”

“俺知道啊。”黑角说。

“吃完饭了，不回去见见夜刀？”

“她还忙。”

“那就回去睡一觉吧，咱俩快三天没闭眼了。亏你没吃着吃着饭就钻碗眼里。”

或许是注意到自己听的时间有点长了，阿米娅喝完最后一口汤，端着碗准备离开。

“明明俺教了那小子不少保命的技巧

啊，还都是俺从其他干员和博士哪儿听来的。”

“毕竟是半路出道的，一着急忘了吧。”斑点说完就站起来走了。

黑角还在座位上坐了一会儿，他透过面具的视线落在空空的餐盘上，什么都看不出来。最后他叹了一口气，憋着股劲似的快步走了。

阿米娅看着黑角的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于是她回去工作。走廊里有燃烧塑料的味道，阿米娅不喜欢的放缓了呼吸，快步走开。隔着墙能听到有人在没好气的说些什么，最后粗鲁的骂了一声。

“那家伙就是个神经病。”

“怎么能这么说？”

“总是显摆呗，仗着自己前两场仗运气好没缺胳膊少腿的到处瞎讲。最后死了吧？好死！当时他刚进来的时候，人事部的好说歹说劝他不要做作战干员……是有这事吧？”

“确实是有过。”阿米娅听出是月见夜的声音，“腿脚跑得快，当先锋干员和做侦查挺适合的，但毛毛躁躁的，容易惹出动静……其实梓兰小姐也是执拗不过他才给他的求职简历上填作战干员的。聊这个话题属实有伤和气，我还要去帮泡普卡写任务报告呢。”

“哦，记得把你们队体检报告一并给医疗部送过去。”那个声音说。

阿米娅把这个月的外勤内勤统计表拿出来，细细计算。

最近外勤任务比较多，医疗部和行政部三个月里只有十天正常下班。

墙那边的人又在交流起来了。

“为什么不换一批外勤任务的人呢？”

“现在我们做外勤作战任务的干员都是固定一批，他们经验足，任务完成的好。新换上的干员，基本都是没见过血的，能

忍着，活过一年半，博士和行政部就就把他们算资深干员了。”

阿米娅用工作填满自己的脑子，让自己忘我的沉浸于工作中，她现在不想听人能活多久这个话题。

她今天也是一如既往的忙到深夜，财务部统计月末财务总表，制作报表，整理大小单据和月度报告，阿米娅也出了不少力，自己也极尽所能的帮他们分担了一些。她收拾了一下自己的卧室，让室内环境看起来得体些。躺在床上，她在迷迷糊糊中看到了那些死去的人的面孔。她深呼吸转移注意力，但总有絮絮叨叨的东西如诅咒般缠着她不放。她不害怕，也不悲伤，只是迷茫。明天是9月31日，旧的日历即将被撕下，新的逝者姓名要被刻上去。

晚上，她去参加了葬礼。

用来守夜的屋子的灯光异常的亮，白漆白砖，几张椅子已经坐了几个人。这时，陈警官意外的坐到了阿米娅身边。陈简单的说这次因公牺牲的人里面有她认识的人，所以来悼念，但她马上要和其他外勤干员出任务了，还要回炎国一趟。

身边有个人正襟危坐着，这让阿米娅也有点受到感染，不免紧张起来。即将深夜，屋子里极其安静。她不自觉的困了，她强令自己撑住，但浓重的困意如云雾一般笼罩在阿米娅四周，她还是昏昏沉沉的睡着了，等她醒来时，她正依靠在陈的身上，陈微笑着点点头，阿米娅立刻清醒了过来。

过了一会儿，也就是陈刚走没多久，博士和凯尔希也来了。博士坐在阿米娅前面，他给阿米娅带了一点甜面包来充饥。即使是守灵，博士仍戴着兜帽，因为他觉得灯光很晃眼。

凯尔希坐在离棺材很近的地方，像是仔细地在看棺材上刻着的名字。棺材上写

着一年来因公殉职的罗德岛干员名单，兴许其中也有凯尔希医生有印象的人吧。

随后又来了一些人，他们静悄悄的把花朵放在棺木前，谁都没有说话，好像怕把人吵醒似的安静行走。鲜花的香味很快弥漫开来。

困。

现在轮到博士在犯困了。

他原来在数着一共有多少人来送花，送了多少只花，结果越数越头晕，差点一头栽倒下去。他的重心左右摇摆。在即将倾倒之时，他急忙装作低头系鞋带的样子。结果他穿的是皮鞋。

他只好呆呆的看着这双穿了有两年的皮鞋，有些地方色泽偏差有点大了，鞋头和鞋跟都是磨痕，从来没想过用鞋油补救一下。出门去谈生意和开会时另有一套商务装，是岛上的干员自己设计送给博士的，还经过了凯尔希的同意，那套商务装上去就跟麻一样，一穿上就浑身发麻麻，身体失去知觉，不对，是困意。

博士装作冷的搓了搓手腕，想驱赶惬意的麻木，然而越想驱赶，这东西反而就像恼人的蚊子一样忽远忽近，让你的脑袋越来越无力，眼皮越来越重，当然，博士怎么可能会在这种场合睡着？他屡屡摩擦手腕，深呼吸，想一些要紧的事，但困意每当博士放松一下，它就卷土重来。

早知道坐阿米娅旁边了，说不定看看那孩子也能转移注意力。

他看到送葬人走了进来，拿着一束白花。他总是冷静的双眼犹如黑暗中微弱的烛光，他看了看棺木，然后转头向博士和凯尔希医生致意后离开。他成功的让博士清醒了点——房间里鲜花的香气有点刺鼻了。

亚叶犹犹豫豫的走到凯尔希旁边，她两手拿着塑料杯，想把这些东西递给凯尔

希。可凯尔希看了她一眼，轻声说了点什么，于是她又向博士和阿米娅走来，是两杯咖啡，亚叶说是凯尔希坚持要给博士一杯的，博士谢绝了，他觉得在这里因为喝咖啡而发出声音会很尴尬。这里还有其他来守灵的人。亚叶只好去找阿米娅，可也碰了壁，她只好拿着杯子再走回去。守灵的人继续凝视着棺木。

真伤脑筋。

曾几何时，三人聊过关于死去的人这个话题。

“萨尔贡人对人的死亡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每当有人死去，天上就掉下一颗星星，那颗星星就成为新的人诞生，而死去的人就上升成为原本的那颗星星，代替他的位置。”

这是阿米娅从萨尔贡出身的干员那里听来的。博士表示感兴趣的点点头，凯尔希没有反应。

“另一个说法呢？”博士说。

“另一个说法是，人死后会去到一个新的世界，那个世界的一切都是死者生前遭遇的相反。”阿米娅说。

“一切都相反？”

“生前活的幸福的人会生活在不幸的世界里，而不幸的人则活在幸福的世界里。”

博士思考片刻。“简直跟保持平衡一样。”他说。

“我也这么觉得。”

“凯尔希医生，你觉得那一点更好呢？”阿米娅问。

“我不知道。”

“这样啊。”

博士又快睡着了。

凯尔希回想起医务人员之间的聊天。

“还有这件，给那个人的。”一个来自炎国的干员对来自乌萨斯的干员说。几天

来，这位炎国干员细心为他逝去的两位朋友缝制了寿衣，一个人独立做的。负责给尸体梳理遗容的乌萨斯干员觉得这太麻烦了，频频抱怨：“你们炎国的怎么干什么那么多传统？我们那里死人以后，留下骨灰，每到一些日子就去看看他，真不知道忙什么。”

“等你认识的人走了以后，你才觉得你自己才真正认识他的。”炎国干员说。

“这我知道，但给一个都死了的人忙活这么多，我是不愿意受这累。人死了就死了呗，就算把他再叫起来问他，他也肯定不愿意都死了还给人添麻烦。还是乌萨斯的传统简单，一年到头给送盘蜜饭行了……”

凯尔希揉了揉太阳穴，皱起眉头。

“……保佑他的灵魂。”有人在身后说。

“他这辈子还没享受过。”

“干什么也太认真了，都没好好活过。”

“好像那件事以后她就很少和人说话了……”

“现在也和她说不了话了。”

有哭声，但不知道哭的人是谁。她不会回头去看，没有人去劝她，所有人一声不吭的坐着。几声沉重的呼吸声代表有人从小憩中被扰醒。

最后就连凯尔希都睡了一会儿。天蒙蒙亮，她慢慢起身。

阿米娅坐在博士身边，和博士互相依靠着睡着了。

凯尔希心平气和的看着阿米娅微微呼气的小嘴，听着两人的呼吸。现在他们只能在纪念死者的时候才能获得一丝安宁。她坐到阿米娅旁边，注视着睡着的她，恍惚中，阿米娅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而非什么“领导人”。她久久的看着阿米娅的眼睑和嘴唇，回想着她们的初次见面，

一种奇异的被吞噬感从她心中浮起。她意识到这张脸已经和初次见面时有了巨大差异。

总有一天，你会理解我的选择……原谅我

上面那句不是凯尔希心里说的。

如果幽灵真的存在，那罗德岛恐怕早已灵满为患了。或许不久后这种纪念死者的仪式会被取消，只在死者的亲友之间举行，到时候，他们三人将不会出席，搞得好像他们不再关心为罗德岛而献身的人似的，就在有可能的将来。

那些也来守夜的干员开始离开，清晨的寒冷让他们都收紧身体。那些人最终都会变成徘徊在罗德岛上的幽灵，于是他们默默注视着，那些代替了他们位置的人，为了所谓的理想勇敢与世界对抗，最终加入他们的行列。

今日全天有雨，气温骤降。病房甚至开始供暖。有人看着打在窗户上的雨点，斑驳的雨点沿着玻璃向下蔓延，却像表演坠落一样。现在是工作时间，人人都有必须要做的工作。代表冬日将至的雨点落在这泰拉大陆的每一处土地头上，落在维多利亚高耸的高楼上，卡西米尔璀璨的霓虹灯上，让哥伦比亚的开拓者裹紧薄薄的御寒衣物，让流浪荒野的感染者感叹大限将至。

有一滴雨滴，应该说像雨滴一样的东西，它落在了纪念逝者的墙上，其中一个名字的凹陷处。他在哭完后迅速整理好仪表离开，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是的，雨点循规蹈矩的淋湿这片土地的一切，它什么都不在意，只是从高空落在地表之上的万物上而已。



最后一课

◎ 阿尔呢呢

责编
广英和荣耀

- 第一，要去找文学读，人不能不读文学
- 第二，要去找关于数字的知识读，这是一切精确的基础
- 第三，要去了解源石的知识，我们的社会离不开源石
- 第四，不要被表象所迷惑，要去探寻规律和本质
- 第五，承认自己的无知
- 第六，永远要学习，只有学习才能拯救玻利瓦尔。

在黑暗中，他被一阵胃痛和咳嗽弄得下定决心，该讲最后一课了。

恰好今天是停止炮击的日子，于是他拍拍手，孩子们清醒了过来。咳嗽了一下，他缓缓摩擦指尖。光芒开始浮现，先是朦胧，后又逐渐一点一点清晰起来。

“亮吗？”他问。

孩子们没有说话，他知道孩子们是在心疼他。山洞里这么暗，孩子们怎么看得清呢？于是他又摩挲了一下手指，手掌心底的光线又亮了几分。这是他的源石技艺，微微的，温柔的，没有任何攻击性的光芒挥洒在昏暗的洞窟里。

“亮吗？”他又问。

孩子们还是没有说话，八人十三双眼睛齐齐的看着咳嗽的年轻人。就在他打算再摩挲手指让光芒更亮一些的时候，一个孩子的声音说道：“老师，老师，够亮了。”

他的眼睛已经很差了，睁开眼，眼前的总是模模糊糊的一片。他是矿石病患者，他的体外源石结晶长在了眼睛上，这些结晶或许在将来有一天会完全夺取他的视线

吧？他还知道源石结晶已经在他的肝上生了根，因为清瘦的他，却有着异于常人的大肚子。躯体疼痛，眼睛失明，但是他还记得孩子们的声音——比如这个说话的是帕斯。

辛嘉斯王朝的背后是莱塔尼亚，这在玻利瓦尔可谓人尽皆知。据说是为了“平定叛乱”，辛嘉斯王朝里入驻的莱塔尼亚顾问举行了残忍的活祭。活祭的仪式是在一颗垂柳和一颗白杨之下献祭大量的妇孺——他是在女人和孩子的尸骨下找到奄奄一息的帕斯的。那时候他还没得矿石病，身边已经有了五个孩子，都是捡来的。第六个孩子帕斯最机灵，学习也最好，是孩子中他最放心的一个。

他一只手托着光芒，一只手扶着墙，摇晃着站了起来。又是一阵炮声，紧接着山洞震颤，石灰碎屑哗啦啦的往下掉。不知道是哪个孩子捡起来一块刚掉下来的散灰石，塞到了他没托着光的那只手里。以前玻利瓦尔三方混战军还没有打的那么激烈的时候，他偶尔还是能弄到一些粉笔用

的。不过也没差，如今对他来说粉笔和灰石摸起来一个样。

“略萨，像以前一样，帮我擦擦墙壁。”

他又咳嗽几声。略萨是八个孩子中最大，最早跟着他的那个，也是众多佩洛中唯一的丰蹄——据说他的母亲和一个外来的米诺斯人偷情，生下了这个带有丰蹄角的孩子。愚蠢的村民们大喊着这个孩子是邪恶的化身，要把他浸入河水淹死。那时候的他刚刚到玻利瓦尔，还带着满腔的热血。

略萨站了起来，用宽厚的手掌擦去墙壁上用石灰写的密密麻麻的文字。其他三个男孩，四个女孩齐刷刷的看着他们的大哥——他手中的光芒在略萨的身上勾出一圈光圈，淡淡却又像是梦幻。

略萨擦完，对弯着腰的年轻人说道：“老师，您，还是休息一下吧。上课……上课不急。”

“不能休息。”他又咳嗽了两声：“这是最后一节课。”

朦胧的视线仿佛黯淡了一些，他赶紧又捏了捏手，激发源石技艺让光更亮了。“孩子们，坐下。”

山洞外又是一阵震颤。似乎这次炮击没打准，山洞没有落下碎石砂屑。炸弹爆炸的声音在山洞外不知方向的远处响起，很轻，就像是有人在打呼噜。他又咳嗽了几下，哇的吐出来一口东西。

孩子们的方向似乎传来了哭泣声。

“孩子们，坐下。”

又是一声炮击，山洞剧烈的摇晃起来。哭泣声停止，孩子们很快坐在了碎石瓦砾中。自玻利瓦尔的联合政府和“真正的玻利瓦尔人”停止交战，共同将这一块区域列为炮击区已经二十多天了，困着的二十天里他断了药，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随之，他明确的知道了一件事情，他快要死

了。

他开口说道：“孩子们，我们准备，咳咳，准备上课了。上节课，上节课我们讲了文豪马尔克斯特，和他的作品《孤独》。他的作品是极好极好的，如果你们记不住也没有关系，以后有机会一定，咳咳，一定要找来读读。每个玻利瓦尔人都应该读一读他的书，就像是每个炎国人都应该读一读笔名树人的炎国文学大家的作品一样……”

他什么都教，但他知道自己并不是天才。他只是有幸去了哥伦比亚读了些书，如今依靠卖弄肚子里那点可怜的墨水来端着老师的面子。但是孩子们不能不读书，他们无依无靠，更不能在将来沉溺在玻利瓦尔那特有的浓重愚昧且魔幻的黑云里。视线好像清晰了一些，他突然发现自己看孩子们的面孔不再糊在一起了，而是能够分辨出眼睛和嘴巴。孩子们看着面前的石壁，看着他手里的光，被光照的金闪闪的脸蛋就像是全力破壳的虫虫。

“我们今天要讲，讲源石。其实这些东西不应该现在讲的，但是我很害怕在将来某一天，你们中有些人再也没有机会听到类似的内容了。接下来你们听着，请多多思考，多想想为什么，咳咳”他又咳嗽两声，紧接着山洞又颤抖起来。这次炮弹落得很近，一块小小的碎石砸在了一个女孩的头顶。见孩子没事，他又抬起手，用散灰石啪嗒啪嗒的在石壁上写了点东西。

“泰拉的文化还是科技，都离不开源石的支撑，咳咳，同时源石也给泰拉带来了难以抵御的灾难，并直接导致了目前泰拉独特的世界局势的产生。我知道你们听不懂，但是没有关系。我都写在黑板上了，你们赶紧背，记下来，总有，咳，呕，总有一天你们有机会理解的。”

他干呕一声，接着挥舞起手臂。如今

他的双臂已经像面条一样，仿佛抽去了骨架支撑，软绵绵的。

“源石，源石蕴含巨大的能量，能够被我们所利用。孩子们，外面那些人们用来轰炸的大炮，就是被源石驱动的。还有那些运武器的卡车的发动机，也是源石。对了，还有哥伦比亚的八音盒，只要你拧上发条，就能激活里面的源石装置奏响乐曲……我们用的能源有许多都来自源石……”

他的头一阵疼痛，断药带来的折磨如潮水般再次袭来。话说到一半便戛然而止，他后退一步，用力地大口吸气。光芒突然暗了，他用力的再咳嗽了几下，问道：“都背下来了吗？都背一遍。”

山洞静悄悄的，如他先前所预料的一样，炮击停止了。

孩子们都很聪明，只要愿意学，总是能学会的。他这么想着，听着孩子们背诵道：“泰拉的文化还是科技，都离不开源石的支撑，同时源石也给泰拉带来了难以抵御的灾难，并直接导致了目前泰拉独特的世界局势的产生……”

“背到这里就可以了，咳。”又是小腹一阵疼痛，同时一柄重锤拍打在他的脑门上。他伸出面条般的手臂，凭借感觉擦掉了自己刚才写的那些东西。

“为什么说源石给泰拉大地带来了毁灭性的灾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天灾，一个是矿石病。天灾就是……”

“我们知道什么是天灾！天灾就是灾难！”一个女孩突然大声的说，是瞎了一只眼的米斯特拉尔。

他愣了愣，说道：“对，天灾就是大灾难。而矿石病……”

米斯特拉尔的声音戴上了哭腔：“我们也知道，矿石病就是老师您现在患的病！老师我们知道的已经够多了，求您，

求您歇歇吧！”

他托着光的那只手有点发冷，他从未如此长久的释放自己的源石技艺——他知道自己没有法术天赋。

他还是大声的训斥了米斯特拉尔：“乱说！你怎么能说你们已经知道的够多了呢！”

女孩倔倔的看着他，一言不发——可惜他看不到女孩的神情。他又咳嗽了几声，说道：“米斯特拉尔，我问你，如果我死了，你会怎么做？”

叛逆者一滞：“老师，您不要乱说话……”

“我是一个矿石病患者，告诉我那时候你会怎么做。你必须回答！”

“我，我会好好地埋……”

“你不能埋葬我，你对矿石病根本就一无所知。”

意识到语气有些激动，他试图让语气温柔而平缓下来。然而他还没开口，又是一阵闷咳。这下吓的米斯特拉尔止住了争辩，十三双眼睛齐齐的看着他。

“孩子们，孩子们，你们知道火吧。”他还是让语气温柔了下来，“如果你试图触摸火，你就会被烧伤。一个矿石病人的尸体就像是一团刚刚被点燃的火——你们想想一下，我死后，我的尸体上就会长满和我眼睛上的源石一样的源石结晶，我身上就会掉落粉尘和碎屑。如果任何人碰到了这些粉尘碎屑，很大可能也会成为矿石病的感染者……”

他顿了顿，说道：“我很快就要死了，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课。”

一片寂静。

他的眼帘昏暗了下来，面前的一切似乎更黑了。这怎么能行呢，孩子们还没有看到最重要的东西。他用力地摩了摩已经僵硬的手指，就像是摆弄两根枯瘦的树

枝——他朦胧的眼中光又亮了起来。

一个孩子的声音传来：“老师，太亮了，请暗一些吧……”

奇怪，怎么听不出这个声音是谁了呢？他想着，大声说道：“别体谅我，太暗了你们看不清的。接下来我说的，你们记好了。”

“孩子们，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规律。你们要学习，要把握，才能……才能……”大脑一下子卡了壳，他愣了愣，好像头又重了起来。“比如说，现在炮击停止了，外面应该是黑夜，在下一个黑夜之前是没有炮击的，今天是玻利瓦尔的新年。咳咳，这就是规律。”

规律，他终于讲到了规律。他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想要说，然而恐怕是来不及了。他不甘心啊，他不甘心。

他抬起手，凭借着感觉在石壁上又开始写了起来。“孩子们，我写，你们念，背。”

随着他的手臂在墙面上弯曲写字，一个属于孩子的男声响了起来：“第一，要去找文学读，人不能不读文学。”

紧接着是一个女声的加入，“第二，要去找关于数字的知识读，这是一切精确的基础。”

加入的孩子们越来越多，他写的越来越快：“第三，要去了解源石的知识，我们的社会离不开源石。”

他感觉自己燃烧了起来，手脚也变得轻快了——他知道自己是在回光返照，但是没有关系，这已经是最后一课了：“第四，不要被表象所迷惑，要去探寻规律和本质。”

孩子们的声音带起了哭腔，即使模糊了起来他也听得清。没有关系，他还能写，这些孩子们必须记住：“第五，承认自己的无知。”

在写最后一行的时候，他感觉自己轻

松极了。他仿佛年轻了十岁，回到了那个哥伦比亚的学府。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初恋，那一段朦胧的爱情。他还看到了孩子们，孩子们拥有美好的未来，生活在没有战乱的玻利瓦尔。

“第六，永远要学习，只有学习才能拯救玻利瓦尔。”

孩子们的跟读戛然而止。随着第六条文字的写完，他一下子瘫坐在地上。浑身失去了力气，又一口黑血被他吐在自己的大腿上。

但是还有最后一件事情他还没做完。他举起手，摩挲手指，一点点光亮闪耀起来。“咳咳，咳咳。孩子们，背下来。背下来以后，就不用管我，离开山洞吧。今天没有炮击。往南走是真正玻利瓦尔人的阵地，往北走是联合政府的阵地，鉴别东西南北的方法我已经教过你们了。”

寂静，之后是一个女声：“老师，跟我们走吧！”

“我不能跟你们走，我随时都可能死去，和你们再待在一起就是对你们生命的不负责任。孩子们听着，咳咳，如果你们有人到了任意一方的阵地，就告诉军队，一天后用密集的炮击轰炸这里。我死后会有源石尘的，那些可不能飘出去……现在背啊……背，别愣着啊，背熟了就走。”

有声音朦朦胧胧的传来：“第一，要去找文学读，第二，要去找关于数字的知识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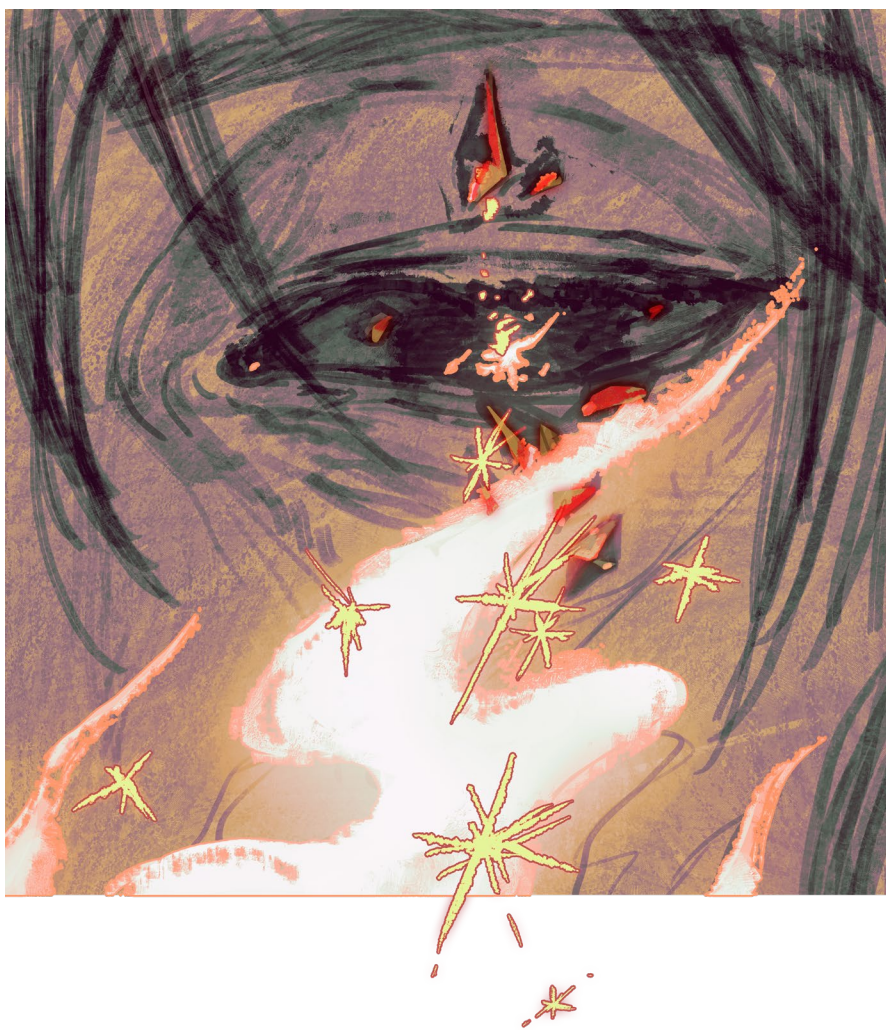
“背整句话，不要只背半段啊……”他说道。光似乎暗了一点，他赶紧又磨了磨手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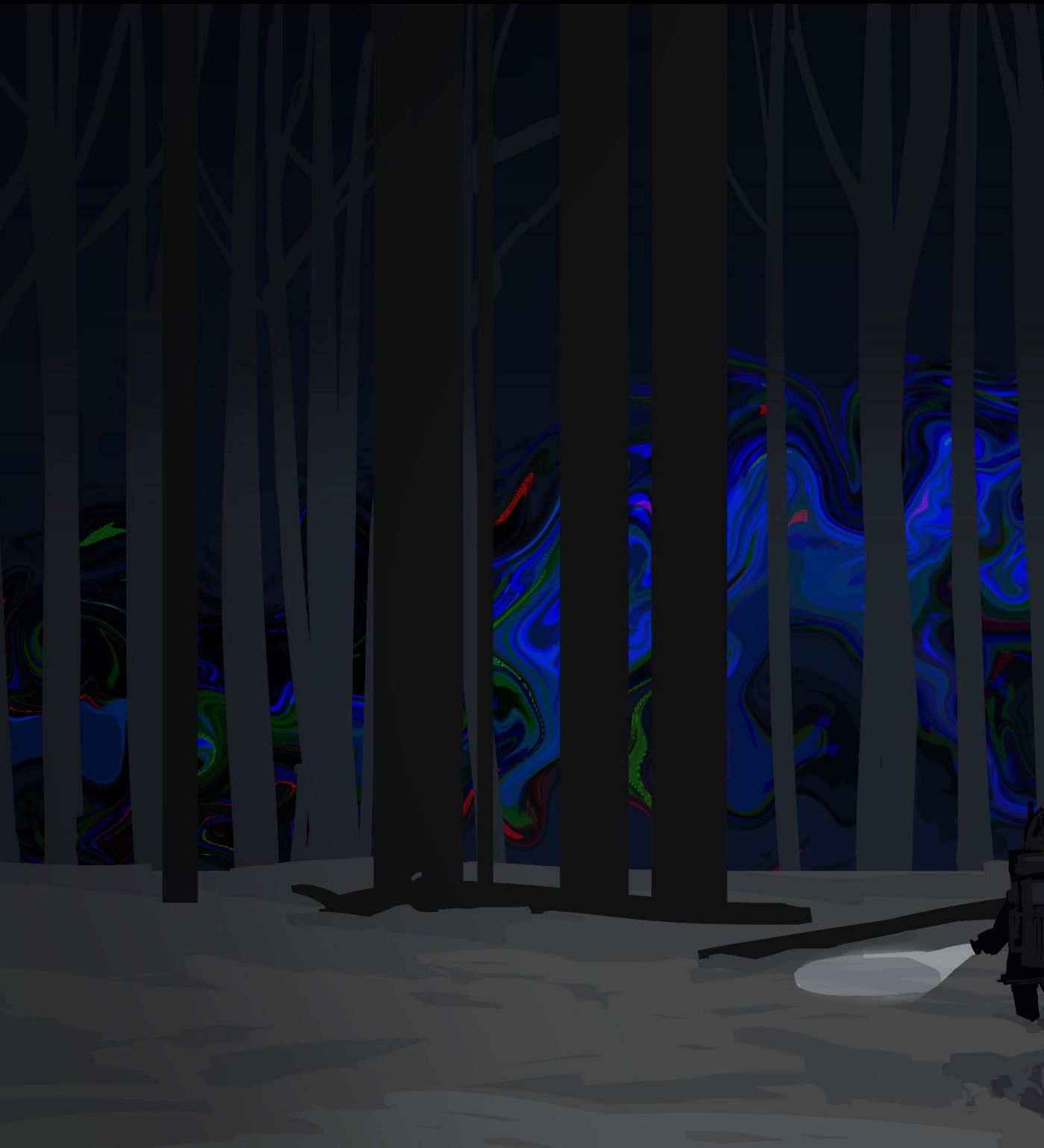
孩子们的声音嘈杂起来：“第一，要去找文学读，人不能不读文学。第二，要去找关于数字的知识读，这是一切精确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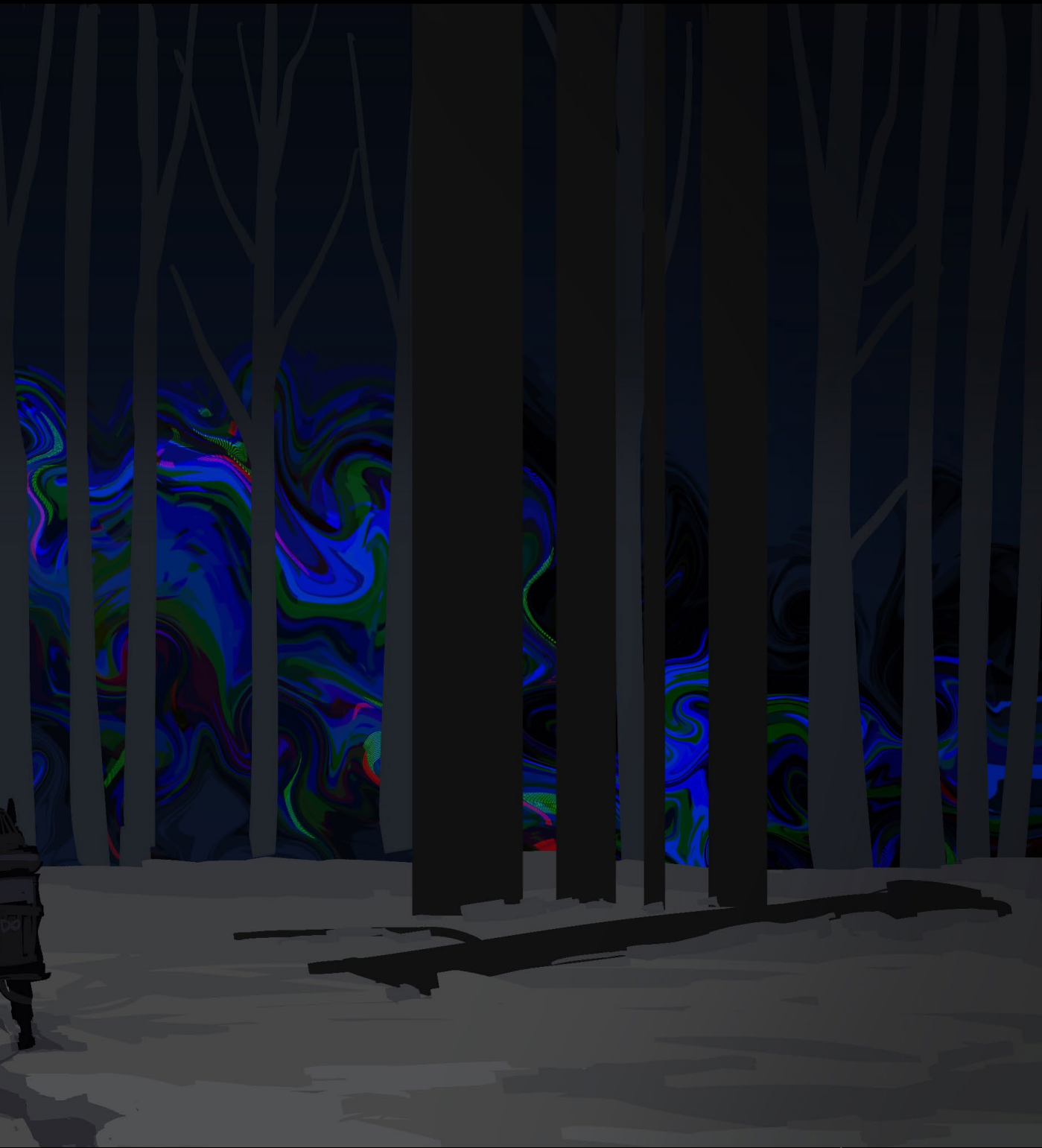
声音越来越大，他的眼皮越来越昏暗。

孩子们总归是要一个个离开的，也许今天离开他也不坏。他想着，又用力摩挲手指，照亮石壁上的文字。也许这些孩子中大部分人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继续学习了，但是活下来总是好的。他可以用光照亮他们的前路，告诉他们怎么走是正确的。

他的此生已经交还给玻利瓦尔这片生他的土地，而孩子们会有更好的起点。离开这个昏暗的山洞，去收获贫瘠，但是确乎存在的希望。







只是某个午后的后日谈

◎ 疯逐龙蛟

Artist
siri

责编
广英和荣耀

放下和改变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在结束之后重新开始并不容易
哥伦比亚的花朵生长
在某个午后的后日谈里

头顶光环的老人走进了不大的餐馆。险些撞到门框上悬挂着的铃铛，他扶了扶帽子，为了缓解尴尬似的，视线自然而然地环顾起了四周。简陋但还算稳固的梁木就这么大刺刺地不加掩饰就暴露在外，屋顶与其说是屋顶倒不如说是单纯盖上木板再用防水布遮住的雨棚，甚至就连刚才他走进来时的门都——说真的，连个门板都没有只有门框的存在，真的可以叫门吗？

若不是外面那破烂的木板上用炭笔写了“酒馆”二字，外加上这弥漫在空气中的炙烤肉类的香气，他说不定会误以为自己踏进了哪个废弃地块上的烂尾楼。

但很遗憾，这里并不是那种尚还称得上是城市的地方。

自己从决定行程到下车前面对的部下的疑惑也不是毫无缘由。

毕竟怎么说，这里也是个真正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地图就连固定班车的司机都不一定能找到的——拓荒地。

在哥伦比亚，这个名字总是能给人以惊喜，甚至是惊吓。从终年见不到几日晴天的雪原，到风暴肆虐天灾频发的旷野，

再到笼罩在锈锤的阴影下的峡谷，行走在这片大地上已接近百年，被称呼为“桥夹”克里夫的老者听说过很多，见过的更多。但很显然，和那些几乎连大地苦难都不足以形容的地方相比，这片小树林简直安稳得像个坐在安乐椅上打毛衣的老太太。

最起码这里还能有个能容纳十几人的小餐馆，不是吗。

不自觉地，他为这些想法耸了耸肩，继续往屋内走去。

“啊呀。”什么人的声音响起将思绪拉回，尽管不曾听过，老人仍很清楚向他搭话的是谁，以及曾经是谁。

“这大白天的居然还能有新客人，可真是了不得呀。”

留着一头靓丽紫色及踝长发的埃拉菲亚女性嘴上这么说着，手上擦拭空盘的动作却没有半分停歇的意思。

“中午好，女士。”出于礼节与习惯，他拉了拉帽檐：“我是来……哦。”

其实他完全没必要说出这后半句话。他是来找人的，这显而易见，不然这荒郊野岭的也不会突然间出现他这么样一个穿

着得体的萨科塔老头子，总不能是来这里推销牙刷的吧。

而他所找寻的对象，即便靠穿着可能分辨不出来，同样悬在头顶的光环与垂在身后铳型光翼依旧会毫无保留地暴露位置。克里夫摘下自进门后手指便不曾离开过的帽子，坐在了那个人的旁边。

亦或者说，即便是对方忍着晕眩带来的呕吐感遮住光环，用破布与煤灰盖上光翼，那份萨科塔开口啼哭时就获得的天赋也仍能违背意愿地，将本不用言语或是表情表达就无从知晓的情绪暴露出来。宛若一个出现故障——也可以说是本应如此运作的信号塔，不停地人群中发送孤独的无法被解读的信号，控制不住也无从控制，只待另一个使用着加密手段的终端来接收——

呃好吧，这种诗意的表达还是交给教堂里的司祭来比较好。不过起码他现在还是能够感知到几分不满与几分喜悦。前者自然是冲着自已来的，至于后者……大概是出于对方正在品尝的食物，确实，光是闻闻这弥漫在屋子里的气味就知道，肯定差不了。

“中午好，伍迪。”

同样是问候，语调却似乎被这里的气温影响到，相比方才的正式柔和了不少。

至于被克里夫以昵称称呼的伍德洛，则是连眼睛都不抬，专注地吃着自已面前的烤兽肉。

早就预料到会被这样对待，男人也没再多说，转头向埃拉菲亚的女性伸手示意：“一份和他一样的。”

似乎又是想到了什么，他摸了摸下巴，追加道：“再来两杯麦酒……如果有的话。”

从方才就以某种奇妙眼神打量着自己的女人一仰头，抬手指了指挂在墙上的木板，那上面同样以炭笔写了很多，其中的

一行大字写着：

“海伦娜特制鸡尾酒！每日更新配料单！”

还不忘加两条下划线。

“那就来两杯这个。”

“——我不用了。”

伍德洛唐突地插入一句，随后也不多看有点惊讶的男人一眼，继续投身到与食物的交战当中。

“那就只来一杯。”

“好嘞。”

在一阵冰块与玻璃杯撞击的声音中，克里夫有终于将视线重新放回到自己许久未见的……大概还能称呼为老战友的人身上。看得出来，即便是在达维镇度过了几乎二十余载的冬日，依旧是敌不过拓荒地无情的暴晒。面前与他年龄相仿的人已经和半年前那场对峙时差出了不少，略带破旧的粗布衬衣与长裤遮盖不住晒黑了的皮肤和身上的伤痕，愈发凸显出那头没怎么打理过的银白色头发，整个人看起来苍老了不少，但还远未到垂垂老矣的程度。

“这才多久，我都快认不出你了，伍迪。这身衣服也挺适合你的。”

老人苦笑着，玩起摆放在吧台上的餐刀。温热的空气下，隔着手套，圆润的刀柄摸起来甚至有种比他的手更加温暖的错觉。

“我本以为不会接到那通电话的，伍迪。说真的，我的秘书甚至差点以为那是骚扰电话——或许我该考虑换个新的号码了也说不定。”

他瞥过视线，滑过方才被随手摆在吧台上的帽子，子弹留下的空洞正冲着自己，仿佛这是一个透镜，一个小孩子才会去玩的万花筒。这半年来每当克里夫摘下这带着伤痕的牛仔帽时，总是会怔怔地盯着，仿佛他还能回味的到那日的景象。待到他

终于从那份怀念中脱身，再往弹痕的外面看去时，埃拉菲亚调酒的身姿映照在眼中，还有那正躺在炉灶上滋滋冒油的烤兽肉。

不在乎对方怎么回应，或者是否会有回应，就连共感在这一刻都仿佛被屏蔽了般起不到任何作用，老人仍然插在外衣口袋中的左手无意识地握紧，手中的触感让他有些犹豫，要不要现在把接下来的话说出来。他的喉结上下动了动，因气温和长途跋涉而有些干渴的喉咙一时竟有点发不出声音。

而他想要说给听的对象，始终一语不发。

“伍迪……”

不大的闷响打断了他的话。他看过去，一个装满了黄金色酒液的略带划痕的玻璃杯，以及一盘分量不大，但足以勾起食欲的烤肉。

“看样子接下来除了你们，一时间不会有别的客人来了，那我可就要去帐篷小憩一下了。”

说着，埃拉菲亚的女性如水中的鳞般灵巧地自吧台下的空当钻出，还不忘煞有介事地伸了个懒腰。走到门口处，像是忽然间想起来了什么，她双手扒住门框，扭过头看向进食速度不知何时慢下来的萨科塔：

“伍德洛，既然你一直在等的人已经到了，之后就不用每天都坐在这里等了吧，不然让杰西卡看到，她又会担心的。”

这话乍一听起来似乎只是一句作为友人的关怀，但从伍德洛的反应来看，这不比在酒馆里引爆一颗源石炸弹所带来的冲击力差上多少。

“海伦娜——”

伴随着头顶光环的一阵幅度不大但频率剧烈的颤动，不满的咕哝自那个终于放下手中动作的萨科塔喉中传出。

“啊呀，我该说句不好意思吗？”

海伦娜坏笑着，三两步退出了酒馆，走之前还不忘冲二人抛了个媚眼：

“吃完了金券放在桌子上就好，这里没人敢偷的。”

等到埃拉菲亚的身形彻底从门口处消失后，一直努力忍耐着的克里夫终于选择不再矜持，全身上下都在因那突如其来又多少有点意料之中的一句话戳中笑点而颤抖，就连身后的光翼也不例外。没过多久，兴许是意识到自己已经彻底地憋闷不住，他仰起头，这个在旁人印象中始终严肃着的男人爆发出爽朗且畅快的笑声，还不时敲击着那可怜又脆弱的用三合板搭建的吧台，震得玻璃酒杯中的液体都溅出来了不少。

“伍迪啊伍迪，这可真是没想到……”

他抬手抹去眼角的泪点，丝毫不在乎被取笑的对象现在是顶着什么样的表情，内心里又什么想法。种族内特有的天赋正告诉他，兴奋，愤怒，羞耻都不足以形容这份情感，若要是用色彩的斑斓来形容，那绝对就是张可以挂在教堂里——不，是可以直接被当做穹顶的壁画供无数人景仰的佳作。当然，他的这份突如其来的狂笑的冲动也一定会被对方感知到，但他一点都不在乎，或者说，他很乐意看到伍德洛对此的反应。

持续了几乎有三四分钟，这阵爆笑才终于逐渐平息下来。自短暂的缺氧中缓过劲来，克里夫再一次转过身看向尽管从始至终都拉着一副臭脸，但也仍没有把屁股从座位上挪开的伍德洛。

此刻他忽然间意识到，这是他在来到这羽不拉屎的鬼地方后第一次看到昔日老友的脸，即便那脸色看起来和两人半年前在达维镇见面时没什么两样。

这是张饱经沧桑的脸，当然，每天早

上在镜子中凝视着映照出的镜像时，他也可以这么评价自己。不过那终究是早就看习惯了甚至都懒得挑刺的脸，而面前这个带着愠怒的男人的脸，或许也真的是出于许久未见的缘故，竟像自己几年前偶然找回一张金属唱片似的：明明里面的内容一清二楚，可当再度被插进源石唱片机里时，他还是意外地发现几个过去忽视了的、不曾听过的音调。

但很遗憾，他尽管对乐理有过些许研究，可也终究做不到如莱塔尼亚人一般可以分析的头头是道，自然也无法单凭这张面前的脸，就辨别出这个男人究竟都在这片蛮荒之地经历了些什么。

意识到这一点，老人多少有点无奈地交叠双手放在翘起的左腿上，身体前倾，想要说点什么打开话题，比如这见鬼了的忽冷忽热的天气。

不过，在那之前对方倒是先开了口。

“……下一趟来这里的班车，我记得明明是半个月之后吧。”

伍德洛的声音不大，所陈述的也不过是最基本的事实，却在有心人耳中听出了几分言外之意。

说的也是，他可等不及那慢悠悠还经常不准点的班车。若不是这么做有悖自己一贯的作风，克里夫还真想在挂了伍德洛的电话后直接开着直升机从本舰出发，然后在这里进行一场高空索降。但是非常遗憾，打消了他这个念头的其实不是什么保护在手下面前的形象，而是本舰上目前所有可以调动的飞行载具都在被冠以了各种占用的理由，如果他真想实现这么浮夸的事，恐怕就只能从货运飞机上坐在集装箱里被空投下来了。

哦对了，还有那个喋喋不休的维多利亚来的大客户，一看就知道从没拿过比刀叉更重的东西的说起话来就摇头晃脑的菲

林，为了一点点的可以滑进钱包的回扣而占用了自己宝贵的时间，若不是工作需要良好的合作关系，可还真想给对方来上一颗蚀刻子弹，看看他肚子上的脂肪究竟能抵挡得了什么。

不过这些话他可不会告诉面前的人。好吧，或许后面那部分可以……但不是现在。

“你给我打了电话，正巧我手下有员工家在这附近，便捎了我顺风车。路上太堵了，我还觉得我来的会很晚呢。”

回忆完几天来遭遇的种种烦心事，没经过思考，这根本站不住脚的仅仅是作为对调侃的回击的谎言就说出了口。当然他也知道这话没人会信。

是的，他不想让伍德洛知道自己其实有过多么疯狂的想法，也绝对不想直接把急不可耐、立刻动身这样类似的词汇说出来。而同他所预料的那样，对方也只是叹了口气，根本没有去管这扯谎的技术究竟有多么的蹩脚。

“如果真是这样，下次你还是直接把那个家伙开过来吧，那样的话，估计能更快一点。”

瞧，他甚至接过了话茬说了下去。

而克里夫也自然而然地听出了更多的弦外之音。

“前提是你还愿意再打给我，伍迪。”

说完，他想要借托起下巴的姿势捂住嘴，不让对方看到自己翘起的嘴角，可视线却暴露本心地止不住想要瞥探伍德洛的反应。

可对方就仿佛故意对着干一般，向右扭过头去，斜眼看向墙壁上摆的整整齐齐的空酒瓶。

“——这可说不定了。”

“那还真是遗憾。”

沉默再次笼罩在二人头上，不过这一

次，没有刀叉与餐盘碰撞亦或是咀嚼食物的声音，两个人就这样单纯地并排坐着，如同两座只有眼球还会晃动的雕塑。

“……怎么，难不成你想让我问你最近过得如何吗，就像那些教宗骑士退役后在甜品自助区狂欢时一样？”

奈不住寂寞似的，男人右手习惯性地用指尖在桌面上敲击着，开口打破了沉默。

伍德洛却是一点都不留情面，思索了片刻缓缓说道：“……你我都知道，甜食已经不会再对我们有多少吸引力了。而且那种问候，从你嘴里说出来反而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怎么可能。克里夫这么想着。拉特兰人嗜甜如命，就连一向被部下认为是冷面无情的他也不例外，看到甜品店橱窗里的巧克力依旧会老老实实掏出钱包买上至少一盒。他都尚且如此，在大学时对周围店铺情况悉数掌握的伍德洛又怎么可能会在这种别说甜食，就连糖都算得上奢望的拓荒地觉得它毫无吸引力呢？

不过倒是有一点说的没错，那种问候无论是从克里夫本人的口中说出，还是通过共感被察觉，都能让人起身鸡皮疙瘩。

“那可真是伤人啊，伍迪。”

仿佛是被戳中痛处般，他摆出一副有点受伤的模样，就连隐藏在风衣下的身形都不禁为之一缩。

可惜对方并不买账，话语如同路上难缠的荆棘般处处带着尖刺：“如果你跑了这么远只是为了过来看一眼，现在也已经看过了，那就快离开吧。太阳落山后，野兽可不管你是萨科塔还是大老总，只会想着你那副骨头架子上还挂着多少肉。”

话音刚落，仿佛附和一般，老人身上携带着的移动终端突然间响了起来。他习惯性地伸手去掏，不忘冲电话那头的不知道是谁但是一定很不解风情的人翻了个白

眼。

侧眼看过去的伍德洛耸耸肩，发出一声嗤笑：“呵，你看，就连你的电话都在催你呢。”

看了眼荧屏上闪烁的不断刺激着视神经的号码，克里夫只觉得自己的眼角抖了两抖，紧接着伴随着莫名其妙的冲动和积攒许久的愤怒，他握住终端的手猛然用力，把这吵闹的小盒子狠狠地往门外扔去。即便是有一定程度的抗冲击能力，老人这一瞬的爆发力还是远超出了终端的承受能力，在这次与地面突发的接触中，很遗憾，除了发出无机物碰撞的钝响外加上蹦出几个分辨不出用途的小零件，它也就只能躺在日光暴晒后的泥土上，无助地闪烁几下再熄灭了。

“去他妈的。”

意犹未尽般，他煞有介事地掸了掸手，仿佛刚才自己扔出去的不是普通的通讯终端，而是什么马上就要爆炸的手榴弹。

“早就他妈的想这么做了。”

说完，还不忘装模作样地往门外啐一口，那股狠劲简直就跟直接啐在电话那头的人脸上一样。

看到他这么毫无掩饰的态度，一直垮起个脸的伍德洛也终于忍不住漏出了笑声。

“……我还以为你会和上次一样，问我要不要一起听。”

“你这是要我再被你拒绝一次吗，伍迪？”

对克里夫话中所指的事情心知肚明，也自知在这一点上说不过对方，伍德洛稍微坐直了身板，任由身下的吧台椅发出刺耳的吱呀声。

但这不代表他不会去反驳。也许是被共感影响到——起码他本人是这么认为的，伍德洛现在的情绪似乎要比他本想保

持的高涨了不少，想说出口的话与其说是挖苦，倒不如说是单纯的开玩笑更为恰当。

“这下子，你要怎么联络底下的人，还是说他们都还等在外面，连车子的火都不敢熄？”

闻言，刚从方才的爽劲中回过味的克里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模仿起其他同龄人的动作，不断地捋着下巴，却只能摸到一手的胡茬。

“……我或许要借用一下你们的通讯基站了，伍迪。”

“呵……”听到多少有点撒泼打滚意味的回答，伍德洛闭上眼，单手扶住额头，想要再多说几句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最后只能无奈地把那些话改成了三个字。

“——随你吧。”

不大的餐馆中，再次只剩下两个人有节律且彼此交替的呼吸声。

或许自己也确实是时候离开了。克里夫这么想着，却没有动身。

而身旁的人既不挽留，也不驱赶，双手撑着额头，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

似乎过了很久，久到等男人意识到桌上的烤兽肉已经彻底凉透，就连酱汁都快要凝固，他才猛地想起还有要说的话，下意识地将手探入风衣的口袋，让其中沉甸甸的触感告诉他还有什么重要的、自己找寻了很久的东西要交给面前的人。而当他转过头想要把那句话说出来时，却惊讶的发现对方也是同样的表情，眉毛皱起眼睛微瞪，满脸的欲言又止。萨科塔们的视线不自觉地往二人的中间汇聚，却又在接触后一刹那，不约而同地往其他方向弹开。

“伍迪，我……”

克里夫实际上还想说的远不止有一句话，可他又不知道该如何起头。他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伍德洛心中的情感，不耐烦，愤怒，挽留与被隐藏的很深的几乎快要不

能被察觉的一小撮火苗。男人也很清楚每种情感都对应着什么——起码他会往那些方面去想。实际上这么多年来，他几乎都快忘记了和萨科塔坐在一起是什么感觉。而当同样顶着光环，背负光翼的族人站在他面前时，即便知道他们间共通的仅有情感，可他仍有种自己在被剖析，被彻底暴露的失重感。他经历了太多，几近百年，哪怕是当时经历那些事件时的情感不够强烈，经过时间的积存与发酵，现在也令他有了种不敢再去回忆，只要自己再去触碰就会被淹没的错觉。

而这些事情，在其他种族面前可以一笑了之，甚至连笑都不用，只要平时闭口不提，然后再在合适的时机说出来便是。

可现在，坐在一个萨科塔的对面，他突然害怕了，不久之前还让他觉得很理所应当的共感在一瞬间竟显得有些恐怖。这份甚至都不需要这么近的距离就可以将彼此情绪暴露的天赋，就仿佛装满了各种酒类的调酒壶，不需要任何花哨的调制动作，接触起的那一刻就开始相互交融，最后被混合后再一股脑地倒出来，装在精美的玻璃杯中，或只是和面前一样的用整块木头削刻出的顶多称得上是个杯子的容器。

确实，他只需要不去回忆就好，但这谁做得到，就和你告诉一个人不要去想象一只粉色的驮兽一样，越是说了不能去想，思维越会往那个方向脱缰奔去。更何况，他正坐在自己的老战友，亲历了让他变成现在这幅模样的事件之一的人边上。

他怎么可能不去想？

哪怕想到最后发现自己能抱有的仍是仅有抱歉与悔恨，能收获到的也仅仅是对方的愤怒，他依旧无法停止。

是的，他可以直接挥手把口袋中不远千里带来的东西放在吧台上随后走人，但他又不希望因为自己心中的歉意而为袋中

的内容物打上标签，随后因此被不屑地丢在哪个角落。

此刻他竟又有点希望光环可以连接的不仅仅是二人此刻的一时的思绪，还有他们的记忆，倒不求同蓝卡坞的电影般精彩刺激身临其境，只需要可以看到，可以理解就好。

但那是不可能的。若真可以做到，自己和伍德洛最初踏出拉特兰城的理由也便不复存在了。

“伍迪……”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在我离开之前，可以再听你讲讲这半年都发生了什么吗？”

是的，他的故事不值一提，除却带来的礼物的来历，其他的没必要告诉对方。

不过是和以往一样罢了。伍德洛都知道，也对此表达过不屑与厌恶，甚至于差点就将一颗子弹送进了自己的眉心。

但他又很好奇面前的人都经历了什么。是的，他在蒂拉的报告中看过，都是些稀松平常的小事，驮兽生了小驮兽，杰西卡抓了只大猎物，甚至于今天的番茄苗长了几厘米都被记录了下来。不得不承认，这可比那些维多利亚人早上起来就着早餐阅读的报纸有趣多了。

可光从纸面上看，远不如从人的口中去听。更何况，他不仅仅能去听，还能再多依赖一次令他既想依靠又想摆脱的共感。

不过现在他脑中的这么多的想法，光凭共感还是无法传达出去的。

他竟又为此感到一丝庆幸。

“你这是怎么了？”

伍德洛本就皱起的眉头这下更是皱作一团，几乎快要能夹住一张纸，歪过头看向这个不知何时竟露出疲态的本应如钢铁般的男人。

“——你不是还没喝酒吗，怎么就

醉了开始说胡话了？”

“不，我只是……抱歉，伍迪。”

克里夫捏了捏同样早就紧皱的眉毛，抓起那杯自己早就该喝几口的酒。

“我有点累了，伍迪，我真的——我操。”

本来打算用作润喉的金黄色的酒液进入口腔，一瞬间酸涩、辛辣夹杂着不知哪里来的香草的气味开始肆意乱撞，直冲进鼻子中，仿佛自己喝下去的是一团用堆在仓库里几个月都没拿出来柠檬榨出的火焰，呛得男人咳嗽连连。

“这他妈什么玩意？”

连吞咽的动作都只是勉强做完，那股灼热的痛觉顺着食道一路而下。但出乎意料的是，和想象中这团火球会在胃里膨胀开不同，反而它就那么消失了，融入进自己的血液中被冷却掉了，仿佛刚才的只是错觉，除了脸被呛得红了点以外，其余的什么变化都没有。

但喉咙中烧灼的痛感依旧，即便喝下再多的水也无法缓解。

“所以我说我不需要。”

把自己装满清水的水壶递过去看着他咽下，伍德洛叹了口气，接过险些就要翻倒的酒杯。凝视片刻自己的倒影，他便把要不要自己也尝一口的好奇心压了下去。

“……你不会一直就等着我喝这口酒吧？”

“怎么会。”

这场出乎意料的插曲过后，方才还有些紧张的氛围一消而散，就连停滞的空气也都活跃了几分。

“——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不过是想生存下去罢了。”把杯中的液体不留痕迹地倒进吧台后方的水槽，伍德洛看向酒馆的门外。现在正午的烈日已经收敛了不少，无形的风带起些许的尘土，在薄云的



阴影下溜过，往不大的屋内送来了几分凉意。这么比较，单论气候或许还要比达维镇那终日暴晒的夏日好上不少，只可惜少了孩子们的嬉笑打闹，以及曾经还热闹过的市井摊贩。

“人为了活下去什么都会做……在哪里都一样。”他转过头看向克里夫，却没能从共感中找到自己接下来想要找到的答案：

“还是说，作为子弹的你，即便还没有击中目标——或者我管你有没有射中，也终于打算落回到地面上了？”

“伍迪……”

“——如果是那样，你真的不如去到你所说的那个可以种花看海的别墅去，起码你已经买下它了，不是吗？”

在激动情绪的影响下，他甚至站起了身，几乎要逼近过去，抓住对方的衣领。

克里夫做不出回答。光环在空中有规律地起伏，但给不出任何答案。

他想要否定，他现在还不能停下来，即便在别墅里种种花看看海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养老方式，可他做不到。被称为“桥夹”的他已经不能退出去了，只有等到子弹用尽，他失去用途时，才能退开，或者说，被丢弃。

此刻，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居然有些羡慕面前的老友，起码对方能决定要去哪里，要做什么，即便也顶着拓荒求生的名号，也要远比他自由的多。

“伍迪，我不是这个意思。”

老人叹了口气，却闻到了浓重的酒气，仿佛那是从他体内的每个细胞中渗出来的一般。

“我明白。”

意识到自己有些言重，伍德洛重新坐回到椅子上：“我明白你的意思。哥伦比亚也好，玻利瓦尔也罢，甚至于我们已经回不去的拉特兰也……也都不是你真正的目标。如果你在这里就停下来……”

他闭上眼，似乎是在回忆，又似乎是想要遗忘。几次呼吸之后，他才缓缓睁开眼。

“……那样的话，迄今为止所走过的路，遇到过又离开了的人，就连远远观望的葬礼，都只会化作尘土被风雪掩盖。

“我说的有错吗……鲁伯特？”

可能是犹豫了片刻，伍德洛最终却还是说出了这个或许除了他以外无人再记得的名字。

而听到这熟悉的称呼，克里夫——鲁伯特的眼睛似乎亮了一下，但也可能仅仅是反射了酒馆的灯光。

“怎么会呢，伍迪。”他笑着摇摇头，“或许就和你说的——我差点都要以为你的共感终于进化到可以读心的程度了。”

“去你的吧。”

伍德洛模仿着，以同样轻快的口吻回击。意识到了什么，他伸手叩了叩吧台，指向那盘一直没有动过的烤兽肉：

“回去前，记得把饭吃了。别浪费。”

“这可真是贴心啊，伍迪。”

但在拿起餐叉之前，克里夫把一直揣在风衣口袋中的东西拿了出来——那是个不大的、一手便能掂起来的粗布制小口袋，甚至有一点脏，沾染了不少的泥土。

“你要是想付钱，金券就可以了。”

“我还以为你会帮我买单的，伍迪。”他边开着玩笑边把小口袋丢给伍德洛，“别当真，我差点以为你就要拔枪了。”

“……我倒还真想。”

不满地闷哼一声，伍德洛打开了这个神秘兮兮的玩意：一捧掺杂着泥土的，应该是种子的东西。

“两个多月前，我从某个移动地块上的佩洛老太太——不对，她似乎好像也还没有到我们这把年纪——管她呢，从她的手里买下的。”

克里夫说着，比划了一下那位和蔼女士的身高，不高，还佝偻着身躯，站在一片开满鲜花的庭院中。听闻这个年龄和她相差不多的萨科塔想要购买一点种子的时候，没有任何犹豫和迟疑，佩洛的女性便打开了同样低矮的栅栏门，邀请着进去喝茶。若不是知道那里是各路业界人士的家属养老的首选地区，安保措施都可以和黑钢的一部分小队掰掰手腕，他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误入了什么世外桃源，而不是熟悉的哥伦比亚。

回忆着花茶香气中女士的话，男人继续说了下去：“……别担心，只是普通的月季罢了。虽然成色不一定会有特里蒙的那群斜眼选种后的品种好，不过在这里，习惯了特里蒙无微不至照顾的花朵，恐怕

不会好过吧。”

“呵，没想到你居然还会记得。”

伍德洛用手指碾起一小撮泥土，感受着不大的种子在指肚间挤压的触感，过去仍在拉特兰读书时习得的知识宛若发芽般，沿着手指慢慢复苏、爬行，夹杂着许久没有闻过的停留在记忆中的清香。

“……即便如此，在这种地方可没有什么花能活下来。”

“无所谓。”克里夫摘下手套，拿起刀叉：“只是个庆祝你‘迁入新居’的礼物罢了，怎么使用，只在于你。”

冷却了的肉虽然口感有些发柴，但酱汁却很好地将其中和，即便同样冷掉甚至有些胶冻状的凝固，仍不妨碍它为这道料理增色。这恐怕是只刚杀没多久的循兽，年龄也适中，再加上老板娘的调味，没有什么腥膻的气味，虽说自然是比不过他在那些晚宴上吃过的肉排，不过在现在这个

饥饿的午后，这样一顿餐食也是不错的享受。

——当然下一次说什么也不会再去尝试那天杀的特调酒了。

而在另一边，将种子收回布袋，伍德洛低下头，似乎在思考着什么。直到克里夫吃完留下金券准备起身，他才再一次开口：

“鲁伯特，虽然我并不认为这些被哥伦比亚呵护着的花在这里会不会生存下去……

“但如果开花了，我会再打电话给你。”

话音刚落，萨科塔的共感就像是平静的水面被投入一块石头般，泛起一层层的波纹。

“……是吗。”

克里夫戴上帽子，捋平帽檐上的皱褶。

“那看来我还是先别换号码比较好。”

■



Artist: ZMG

A stylized signature or mark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consisting of several overlapping, curved lines that form a unique, abstract shape.



Artist: AKuuuu



Artist: BU隆

漫画

© 希索

明日方舟 德相异格





天有洪炉，地生五金，晖冷寒淬照云清；
星藏点雪，月隐晦明，拙山枯水大江行。

——《天工开物》

风起弹剑，雨过濯缨，权倾浊酒澄吾心；
云晞万象，烟荡孤径，挹罢河汉共伶仃。

1.在新年支线故事“画中人”中，夕在早年间遇到了一个婆山镇的孤儿，应其要求，夕将她引入画境，让其在此生活。那个孤儿名单字为

- A. 雪
- B. 黎
- C. 露
- D. 沁

2.乌有曾在勾吴城习武，但因遭仇家陷害被迫远走他乡，不着调的谈吐之下隐藏着一段惆怅的过往。以下关于他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乌有的二技能有三种效果，其中蓝色特效表示增加阻挡数和物理闪避的效果
- B. 乌有的模组可以使其天赋发动的冷却时间从4秒减少到3秒
- C. 乌有的英文名为 Mr.Nothing，他的信物是一把纸扇，上面写着“子虚乌有”
- D. “武”字最初的含义即“以武止戈”，乌有所学门派即传承了这种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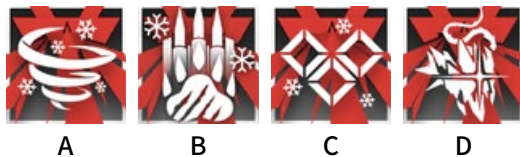
3.在十三年前，凯尔希在文森特庄园直面“皇帝的利刃”，当时现场下起了黑色的雪。关于这段剧情，以下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内卫前来追杀凯尔希是因为之前她暗杀了斐迪南大公，被乌萨斯认定为叛国者
- B. 内卫是乌萨斯利用邪魔碎片而人造的产物，依靠装置和法术维持人的精神
- C. 凯尔希依靠 Mon3tr 与内卫势均力敌，但内卫最终判断无需杀死凯尔希而因此离开”
- D. 内卫并没有真的将国度撒在庄园内，此事的痕迹被掩盖过去，最终不了了之

4.每年年底，大家都会迎来紧张刺激的跨年签到活动，通常会获得一套赠送干员时装。以下哪一项不属于跨年签到活动中的赠送时装



5.虽然并不常用，但寒冷效果可以使敌人的攻击速度降低，冻结效果可以减少敌人的法术抗性。以下哪个技能无法使敌人进入冻结状态



6.寒冷机制最早是只能敌方对我方施加的debuff，关于我方被施加的寒冷或冻结机制，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处于“寒冷”状态的我方干员攻速下降
- B. 若我方干员已经处于“寒冷”或“冻结”状态，再次被施加的“寒冷”会变为“冻结”
- C. “冻结”状态下，吟游者攻击范围内的生命恢复效果也将不再生效
- D. 目前只有止颂可以在“冻结”状态下主动开启技能，其他干员均不可以

7.在谢拉格，我们遭遇了各种奇形怪状的敌人。以下敌人中，不能对我方干员造成法术伤害的一项是



8.到目前为止，每年的新年限定干员都会伴随一句剧情里的诗，也就是本期命题开头的四句。哪一位岁家干员的寻访卡池名不能够在其所属的一句诗内拼凑得到（逗号前后视为两句）

- A. 年
- B. 夕
- C. 令
- D. 重岳

9.在这寒冷的冬天，在外面下着鹅毛大雪的时候，谁能拒绝一壶代表着生机与希望的热水呢？在极境的时装“雪夜回音”中，一共出现了几个热水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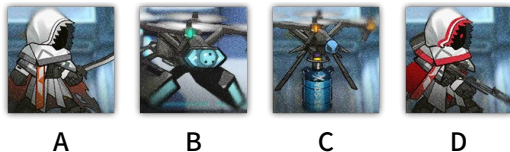
- A. 3个
- B. 5个
- C. 7个
- D. 9个

10.在银心湖列车活动中，完成相关任务后可以获得如下所示的宿舍装扮。关于该饰牌的描述，最恰当的一项是



- A. 千年风雪，众山颌首
- B. 过往落入水中，生出崭新的花朵
- C. 请收下这封由未知发件人经未知途径发来的未知礼物
- D. 只有想象能挣脱束缚，去往大地之上的地方

11.在关卡H6-4中，我们见证了全盛时期的霜星和雪怪小队的战斗力。请问下图中哪一种敌人没有在本关中出现过



扫一扫
查看本期答案



[点击此处查看本期答案](#)

征稿启事

《[回归线](#)》(Another End of Terra) 是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与泰拉通讯枢纽联手制作的《明日方舟》同人电子杂志。

我们欢迎各种类型的投稿，包括但不限于：

- + 短篇小说 (2500 字以内)
- + 中篇、长篇小说 (字数不限)
- + 插画、漫画
- + 其他《明日方舟》相关的图文作品

如果您有相关作品，欢迎您通过我们的邮箱：TCA_doc@163.com 进行投稿。投稿前，请先阅读 [《回归线》投稿指南](#)，并按指南中的要求进行投稿。

另外，《回归线》因发展需要，现面向所有读者招募制作组成员，岗位和工作内容如下：

1. 杂志设计 (1 名)：根据每期杂志的内容，对杂志的板块进行规划设计；
2. 视频制作 (1 名)：根据需要，将编辑部取得的音视频及文字素材制作作为视频。要求必须掌握至少一种视频剪辑软件，会使用 AE 等动效制作软件，能自行制作特效者更佳。

请有意愿加入的读者将您的称呼，联系方式和想要加入的岗位发送至[邮箱](#)，并附上您之前所制作的作品（如果有）。

感谢广大读者与创作者的支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

Contributions
Wanted

道别是一件难事

罗德岛的温室里，
有大片的玫瑰花正在安然绽放。
在她第二次看见窗外一闪而过的野玫瑰时，
她想起将他的手，放在剪刀上的那只手。

沙之书

这本书和这个世界，必然有一个是虚假的编织好的谎言。
不然，无序和有序又怎会如此对立和统一呢？

一场位于罗德岛的葬礼

是的，雨点循规蹈矩的淋湿这片土地的一切
它什么都不在意

最后一课

第一，要去找文学读，人不能不读文学
第二，要去找关于数字的知识读，这是一切精确的基础
第三，要去了解源石的知识，我们的社会离不开源石
第四，不要被表象所迷惑，要去探寻规律和本质
第五，承认自己的无知
第六，永远要学习，只有学习才能拯救玻利瓦尔。

只是某个午后的后日谈

放下和改变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在结束之后重新开始并不容易
哥伦比亚的花朵生长
在某个午后的后日谈里